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四十八回 章秋谷驚散野鴛鴦 霍春榮排演花蝴蝶

卻說章秋谷聞得蘭芬病死，甚是淒然，拉著貢春樹同去看他。遇見了陸蘭芬的親生娘，拉住秋谷放聲大哭，秋谷心分不忍，給了他一百塊鈔票，叫他湊著使用。蘭芬的娘千恩萬謝的接了，又道：「倪因件活活格辰光，客人篤來來去去，格末叫忙；故歇俚死仔是，格排勿要面孔格客人，勿要說哈幫倪格忙，連搭仔欠來浪格局賬，一塌刮仔漂脫。像耐二少實梗好人，故歇陸裡再有呀！」秋谷聽了，轉覺心酸，痛紫玉之成煙，感華年之似水，彩雲易散，情海難填。再想起自家的際遇來，身世飄零，江湖落拓，阮步兵驅車痛哭，李謫仙酒肆逃名，登廣武而歎歎，望中原而歎息，易求駿足，難遇孫陽，把自己的一腔抑塞一齊都提上心來，再也存身不住，急急的同著春樹下樓。

蘭芬的娘還想挽留，秋谷那裡肯住，一路出了大門，對著春樹歎口氣道：「這就是他們名妓的下場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想那陸蘭芬在生時節何等鋒銳，差不多些的客人倒反要仰承他的顏色。他的枇杷門巷差不多竟像個督撫衙門，車馬如雲，往來不絕。只為他吃慣了堂子飯兒，做不來良家婦女，倚仗自家的色技不肯嫁人。這般的一個有名妓女，今日之下卻弄得這等的收場，真是可怕！」說著不覺得言下愴然，春樹也歎息不已。

一面走著，順路到迎春坊金小寶家，和他說明要去蘇州的緣故，一禮拜就可回來。金小寶初時不肯，後來經秋谷幫著解說，方勉強應了，但向春樹道：「耐去仔要豪燥點來格囉。倪也無啥閒話，來勿來聽耐自家格良心。」春樹連連答應。

秋谷又講到蘭芬死後的情形。金小寶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，免不得揮下幾點淚來。秋谷又道：「他若趁著方子衡沒有回去的時候，安安穩穩的嫁了他，不要一味地亂敲竹槓，如今死了倒也博得些兒死後的風光，不至於弄到這般地位。可見你們吃堂子飯的人總以嫁人為是，只看陸蘭芬這樣的收場，也該覺悟回頭，驚心動魄。

你想做男人的沉迷不醒，尚且每每弄得蕩產傾家、身名掃地，何況你們是個信人？」

金小寶不等說完，便載住道：「耐格閒話自然勿錯，不過倪想起來，各人有各人格打算，倒勿在乎嫁人勿嫁人，只要自家有點主意好哉。倪格排人要嫁起人來，格末叫討氣。唔篤去想哩，好好交格人家，啥人肯討格信人轉去做大老母？推扳點格人家，倪又勿肯嫁俚。就算嫁仔一格好好裡格人家，也不過一個小老母，總歸有多化勿稱心格地方，阿是也嘸啥趣勢？」

秋谷聽了，覺得他的道理倒也不差，便問他道：「依著你的意見，不嫁人便怎麼樣呢？」小寶道：「倪從小頭裡吃仔格碗堂子飯，身體散淡慣哉，再要去做格人家人，像煞受勿來俚篤格規矩。只要自家有點主意，生意浪多點洋錢下來，勿要去貼啥格馬夫、戲子，像俚篤實梗欠得一塌糊塗，自家阿有啥格好處？現在格世界，只要有仔銅錢，樣式才辦得到。倪有仔錢銅，就是勿做生意也無啥希奇呢。再要做起客人來，老老實實點，勿要去撥俚篤吃啥格空心湯團，到仔著末完結，總歸原要出來，撥別人叫聲老槍，也無啥好聽呢。二少耐說阿對？」章秋谷聽了不住的點頭，道：「你這個主意倒也不差，真是有些閱歷，並不是同他們一樣一味的哄騙客人。

想不到你竟有這般見識，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。」

秋谷說罷又向春樹道：「你既要同去，趕緊去僱一隻中號快船，好叫輪船拖帶；到了蘇州便好住在船上，省得住在岸上，露了風聲不是玩的。」春樹諾諾連聲。

秋谷便到兆貴里去坐了一回。陳文仙出局未回，覺得無趣。起身出院，想到新馬路辛修甫公館內去看他，並和他說一聲要暫去蘇州耽擱。因修甫這幾日有些小恙，知他在家養病，並不出門，便坐上包車運到新馬路昌壽裡來。

修甫在家正是獨坐無聊，見秋谷來了心中甚喜，留他吃了晚飯，又談了一回。

秋谷把要去蘇州的話向他說了，修甫問幾時回來，秋谷道：「說不定，或者一禮拜內就可回頭。」說著，聽見自鳴鐘當當的已敲了二下，便辭了修甫坐車回去。

那車夫因時已不早，拉著車子飛一般的向前直走。剛到新馬路轉彎之處，秋谷坐在車上，見有兩三個人跑馬廳迎面走來。一個個不著長衫，都是官紗短衫褲，也有生絲褲衫，一齊散著褲腿，走起路來搖搖擺擺，凸肚挺胸。秋谷看得明白，曉得定是一班流氓，不去理會。那車夫拉著包車，騰雲駕霧的一般跑過頭去。秋谷忽聽得背後那班流氓，口中高高的打了一個哨子，又把掌心擊了一下。秋谷分明聽見，疑惑起來，低低的叫車夫停下車子，從黑影裡繞過頭去看時，只見那幾個流氓正立在轉彎角上，對著一座洋樓。那洋樓本是個姓王的鐵路委員租的公館，沿著馬路，兩間樓面，湘簾不捲，隱隱的露出燈光。秋谷看了，恍然大悟，曉得那班流氓方才的哨子是個弔膀子的暗號。秋谷平日本來愛管閒事，索性立住了看他究竟如何。又見那班流氓等了一會不見動靜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咦，倒詫異篤呢。」便又打了一聲哨子，比先前高了好些。秋谷一聲不響，隱在黑影裡偷看他們。這班流氓那裡曉得有人窺探，隻眼睜睜的看著樓上，目不轉睛。

不多一會，果然那湘簾裡面影影綽綽的映著燈光，露出一個人影，揭起簾縫，倚著欄杆，往下張看。秋谷在暗處看得真切，是個二三十歲的婦人，那身材態度，覺得甚是苗條，面目雖不甚清楚，卻也紅膩桃腮，綠堆雲鬢。約略看去，不是什麼粗蠢的人材。秋谷正在細看，又聽得呀的一聲，那兩扇大門輕輕的開了一扇，走出一個小大姐來，看來只有三四歲的樣子，低低的說道：「裡向去哩。」那流氓之內便有一個正要舉步進門。秋谷看了多時，早已心中忿忿，暗想這班流氓引誘良家婦女，真是死有餘辜。便忍不住咳嗽一聲，在黑影裡急搶出來，喝一聲：「且慢！」

那班流氓出其不意，大吃一驚。那個開門的小大姐更是吃嚇，急急的把大門關上，也顧不得那班流氓，七跌八鎗的逃了進去，連那樓上的婦人，也嚇得回身進去，連忙把兩盞點著自來火的燈一齊集滅。一霎時玉鉤全下，簾影沉沉。秋谷看了心暢快。

那班流氓見破了他的道兒，心中大怒，一齊回過身來要與秋谷尋事；及見秋谷身上衣裳穿得甚是齊整，不覺呆了一呆。一個流氓便開口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為什麼鬼頭鬼腦的掩在黑影裡頭？」秋谷未及答應，又一個流氓插口道：「看他這個樣兒，深更半夜不聲不響的掩在這裡，一定不是個好人。」說著七手八腳的齊趕上來。看著秋谷的一身衣服華麗非常，又有金邊眼鏡，鑽石戒指，著實值幾個錢，眾流氓看得垂涎起來，倚著新馬路地方冷靜，大有攫取的意思。還未動手，早聽得章秋谷哈哈冷笑道：「你們這班不知進退的流氓，我還沒有盤問你們的來歷，你倒反來問我起來。我正要問你，你們這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半夜三更在人家公館門前探頭探腦，口內還打暗號，做的什麼事兒？你們可懂得租界的章程麼？況且我走我的路，與你們什麼相干，要你們來多嘴？你們趁早的與我走開便罷，不然，把你們送到捕房，問你們一個引誘婦女的罪名，看你們可吃得起吃不起？」

眾流氓不聽猶可，一聽章秋谷這番說話，一個個頓時大怒起來，嚷道：「你倒說得這般容易，要把我們送到捕房，真是你自己不知進退。你既說這般大話，我們且叫你吃些眼下的現虧，先打你一頓再說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兩三個人一齊擁上。

一個身材高大的流氓搶上前來，先把秋谷劈胸一拳，秋谷不慌不忙，霍地閃過，撲的一個箭步早已跳在旁邊。那流氓那裡肯捨，當先趕上，照著秋谷的腦袋又是一拳下來。秋谷把左手輕輕一格，覺得也似乎有些力量，便順著他的來勢，右手劈胸一拳。這一下來得勢猛，那流氓站腳不住，踉踉蹌蹌的直跌出去。又有一個流氓上來，想要扭住秋谷的胸前衣服。秋谷也不躲閃，趁勢把他脅下一掌，也便滾在一旁。這一來，把後面第三個流氓嚇得不敢動手，眼睜睜的看著他。秋谷甚是好笑，正拔步要走時，不防那搶先動手的流氓卻也懂得些兒拳棒，見秋谷手勢伶俐，知是慣家，便在地下一溜煙爬起身來，趁著秋谷走過身旁不及提防之際，把身子一伏，俯身下去，就想要擠秋谷的腎囊。果然秋谷輕看他們，毫不防備，見他來擠腎囊，吃了一驚，招架不及，把左足騰開一步，就地飛起右腿，正踢在那流氓肩窠之上。用得力猛，把那流氓踢得直撲開去有四五步遠近，覺得好似踢折了肩骨一般，這一痛

直鑽入心窩裡去，那裡掙紮得住？由不得高聲喊叫起來。

秋谷見他喊叫，倒吃了一驚，恐怕巡捕到來。馬路上的規矩，同人相打，兩造都要同人捕房，豈不失了體面？急急的四邊一看，幸而還好，正是□二下鐘巡捕換班的時候，落班的已經去了，接班的尚未到來。暗暗的叫了一聲「慚愧」，急忙三腳兩步跳上車去。那班流氓已經被他打怕了的，誰敢上前攔阻？眼睜睜的看著秋谷車子飛也似的跑了，轉眼之間不見蹤影，也是這些流氓的一個小小報應，只好自認晦氣，被他白打了一場罷了。

且說章秋谷坐在車上，沿路喝叫車夫快走，一直到陳文仙家，心上甚是高興。

陳文仙見他這般快活，問他為什麼事情。秋谷把方才的事告訴了他一遍，倒把個陳文仙嚇得粉面通紅，埋怨他道：「耐末總是實梗，嚙撥仔格清頭。俚篤來浪弔膀子，關耐啥事？要耐去管俚篤格閒帳。結仔冤家還勿算數。倘忙真格撥巡捕拉仔巡捕房裡去，阿要坍台？」咕咕嚕嚕的埋怨一個不住。秋谷始而大笑，笑他的膽子忒小；後來仔細一想，他的說話倒也不差，倘然真被巡捕拉到捕房，等到問明白了，連忙釋放出來，已是失了自家的體統，何苦把自家的名氣去拚那班不要臉的流氓？如此一想，便覺有些後悔起來。又兼陳文仙坐在秋谷身上，挽著他的手，不住的揉搓，口內埋怨道：「倪勿來格，難下轉勿要實梗，闖仔窮禍，嚙啥人來替耐，阿曉得？」

秋谷見陳文仙一片天真，深情纏綿，轉著實安慰了他一番，又答應他此後不去鬧事，文仙方才罷了。一夜無話。

明日秋谷起來，要回棧去檢點行李。文仙叮囑他早去早回，秋谷答應。剛剛起身要走，文仙叫住道：「慢點去看囑，俚有閒話說呀。」秋谷又回來坐下，問他有什麼說話，文仙看著秋谷的面孔，看了半晌卻說不出什麼話來。彼此相對了片刻，文仙道：「倪像煞有幾幾化格閒話來浪心浪，要搭耐說，不過好像心浪橫七豎八格勿好過，勿知說仔陸裡一句格好，故歇直頭一句也說不出，耐總歸豪燥點轉來就是哉。」秋谷聽了，似覺得也有些兒惆悵，又吩咐了文仙幾句，方才走了。

秋谷回到棧內收拾帶去的行李，因為天熱，只帶一個皮包，裝著幾件替換的衣服，一條番席，一個氣枕，都塞在皮包裡頭；又帶一隻考籃，放些筆墨書本。又恐人多口雜，把兩個當差的高福、顧升都留在棧中，叫他們小心照應。剛剛收拾停妥，貢春樹早已到來，把物件發下船去。二人隨後登舟，逕往蘇州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貢春樹要求秋谷和他設法回到蘇州，到底是什麼事情？自《九尾龜》初集之內，就是一個悶葫蘆，直到如今尚未打破，這是什麼體格呢？看官們且休性急，只把那《九尾龜》第三集第三卷內的一篇《懊惱記》細細的追尋，便有了七八分影子。且待在下做到四集，把這件事情的下落演說出來，好叫看官們心中明白，如今且說些時下編書的俗套，待看官們自家慢慢的揣摩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章秋谷和貢春樹二人到了蘇州，把船便開到南壕，緊靠著一家水閣下邊停泊。秋谷進城去訪方小松。小松見了，故友相逢，□分歡喜，便一起同出閶門，到船上去見了春樹。小松和春樹都是一般的裙屐少年，見面自然投合。小松便邀秋谷、春樹一同上岸，到新開的一家堂子高桂寶家小坐。

原來章秋谷自在蘇州回去，不到半年，閶門開了馬路，漸漸的熱鬧起來，那盤門青陽地的生意就登時冷落，所有的戲園堂子一齊搬到閶門外來。那先前的丹桂戲園因為折了本錢關了，現在新開了一家麗華。那盤門外的馬路依然是景象荒涼，人煙冷落，只有上海輪船到了埠頭，還有些兒市面，真個是盛衰一瞬，滄海桑田。秋谷打聽分明，心上不由的頓生感慨；又問花雲香、許寶琴的蹤跡，方知許寶琴早已嫁人，花雲香也回無錫，更覺悵然。

小松見他不樂，便請他就在桂寶家吃酒，好讓他提些興會出來。秋谷看高桂寶時，姿容嬌小，態度玲瓏，頗覺得動人憐愛，便欣然應允。小松又道：「你既到蘇州，可曉得麗華園內新到了一個武小生霍春榮麼？」秋谷喜道：「原來霍春榮到了蘇州。此人我前在上海看見過他的戲，相貌既好，武功更是講究，恰算是武行內一個出色的人材，但不知他今天唱什麼戲。現在天已不早，我們先去看戲，再來吃酒何如？」小松道：「先去看戲也好，我們略坐一回便去。」桂寶聽了，也要同去看戲。小松應了，叫他快些打扮。等得桂寶換了衣裳，重施脂粉，便一同坐了馬車，同到戲園門口。下車進去，檢一張正桌坐下，案目送上戲單。秋谷看時，恰好是霍春榮的《花蝴蝶》。小松也看了戲單，向秋谷道：「你可曉得這霍春榮的來歷麼？」

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！」有分教：

多情蝴蝶，春留枕上之香；懊惱鴛鴦，驚起花間之夢。

還有下文貝小姐包廂、霍春榮被捉、章秋谷夜盜紅綉、王雲生再拖騙局等許多節目，都在四集書中，請看續回，便知分解。